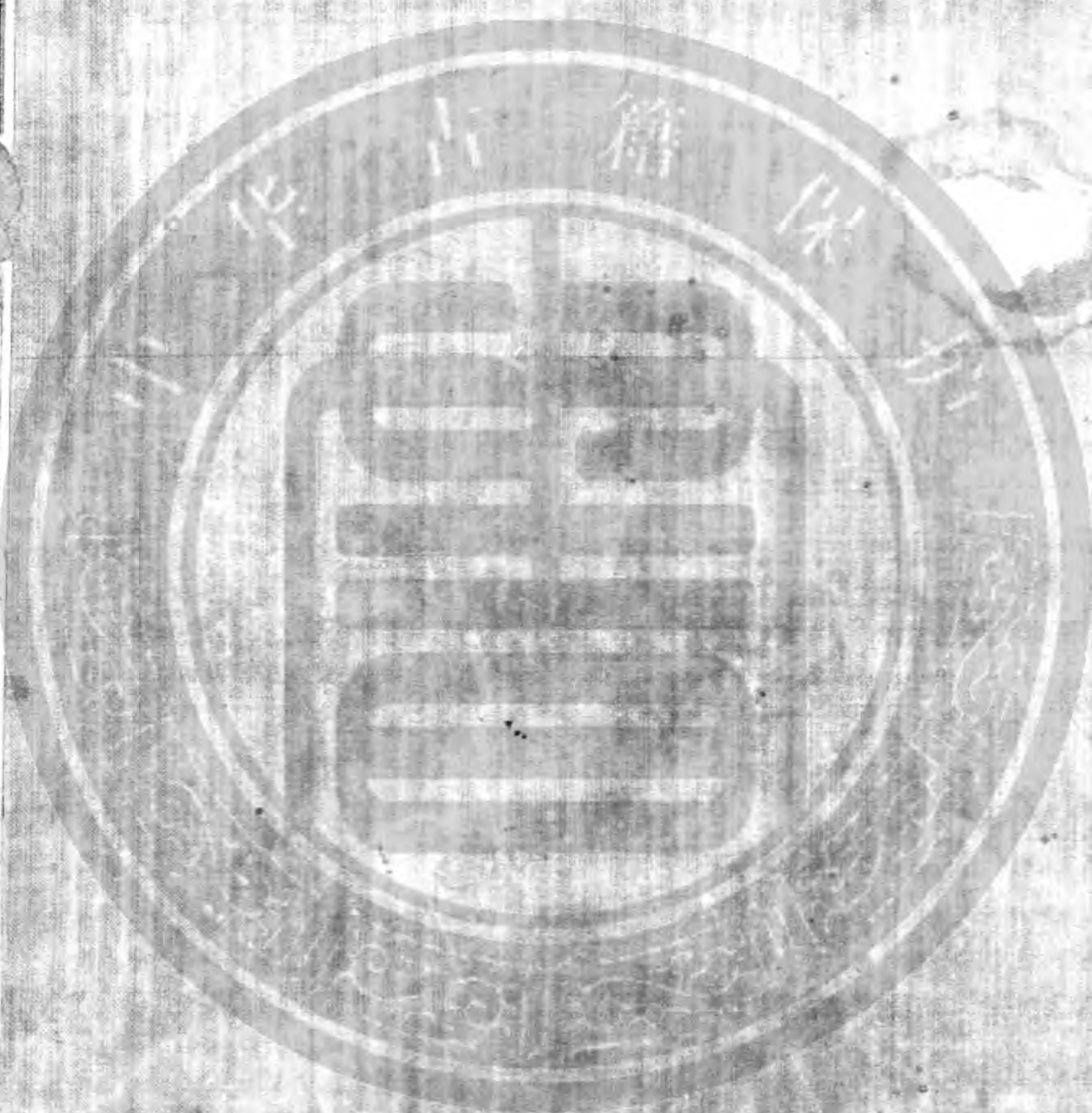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卷第一



重刊五燈會元序

原夫菩提達磨遯大龜氏於釋迦

目而得教外別傳之旨之二十八代之

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東震旦時

以講觀相高廼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之為宗六傳至曹溪大鑑支而為南嶽青

原又分而為雲門臨濟曹洞瀉仰法眼五宗支

分派列演溢于天下矣圭峯密公禪原諡曰禪

之目有五曰斗道禪曰凡夫禪曰小乘禪曰大



文佛
明青蓮
祖也既
學者方

乘禪曰寂上乘禪若古高僧之功用與夫他宗
之所謂禪者則皆前四種禪惟達磨展轉相傳
者類同佛體迥異諸門蓋最上乘禪也紫陽朱
文公曰達磨盡翻窠臼倡為禪宗視義學尤為
高妙矣又曰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用是知
文公深明別傳之旨要非言教所及世之人徒
見公衛道植教之語而於吾氏未能窺斑嘗嚮
輒肆詆訾是不知公也近時澗人黃氏自負博
洽以教外別傳為非佛氏之學而別為一學吁

得稱通儒哉是又朱子之罪人矣別傳之道本
無言說然必因言顯道願雖明悟如釋迦文佛
亦由然燈記別故知祖祖授受機語不得無述
焉宋景德間吳僧道原作傳燈錄真宗詔翰林
學士楊億裁正而叙之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
勗為廣燈錄仁宗御製叙建中靖國元年佛國
白禪師成績燈錄徽宗作序淳熙十年淨慈晦
翁明禪師作聯燈會要淡齋李泳序之嘉泰中
雷菴受禪師作普燈錄陸游叙斯五燈之所由

始與藏典並傳宋季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
燈為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廼集學徒作五燈
會元以惠後學息至渥也

國朝至元間干越雲壑瑞禪師作心燈錄最為
詳盡特授丘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公出馬
祖下致或人沮抑不大傳于世識者惜焉法華
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
界慈氏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
瑞如此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無盡燈者

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昔王介
甫呂吉甫同在譯經院介甫曰所謂日月燈明
佛為何義吉甫曰日月迭相為明而不能並明
其能並日月之明而破諸幽暗者惟燈為然分
甫擊節稱善吾宗以傳燈喻諸心法而相授受
者其有自哉會稽開元大沙門業海清公蚤參
佛智熙公于南屏既得其旨復典其藏教久而
歸故隱闢一室以禪燕自娛廣智訢公題之曰
那伽室而銘之其鄉先生韓莊節公為之記公

今年及八十每慨五燈會元板燬學者於佛祖
機語無所攷見於是罄衣鉢之資以倡施者惟
是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領行宣政院事康里
公首捐俸資而吳越諸師聞而翕然相之板刻
既成使其叅徒妙嚴徵言叙其端予視清公蓋
諸父也嘗承其教戒抱其高風茲復樂公之所
以為惠來學之志有成用不辭蕪陋而序之云

爾至正廿四年龍集甲辰夏四月結制後五日
杭中天竺天曆萬壽永祚禪寺住持番易釋廷
俊序江湔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林鏞
書

五燈會元卷第一

七佛

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匏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密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十祖脅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章次列于東土祖師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鑑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蒲禪師

六祖慧能大鑒禪師

七佛

古佛應世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近故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按長

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
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祖師金華
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
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偈曰身從無相中受

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
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
世種刹刹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
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

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荼二名提舍侍者無
憂子方膺

尸棄佛

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

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
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
刹刹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
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
名阿毗浮二名娑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

莊嚴劫第一千尊

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

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
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
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
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
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親在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
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
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
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杖居安和城坐尸利

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
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
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
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
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
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

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
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
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
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

賢劫第四尊

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清

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
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於十方界中
現身說法普曜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

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
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
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即周昭王二十四
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
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
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
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
於窻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
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

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
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
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
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
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
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度世號天人師
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
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
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

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
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
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亦法今付無
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
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
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
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頌佛故爾時世尊至拘
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
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

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
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
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
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
致火藝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
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
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
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
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世尊纔

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尊一日陞座大衆
集定文殊白推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
尊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推
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
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
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
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
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

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推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
下座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
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
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
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
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
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
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世尊昔因文
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

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
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
三昧起汝目問之文殊遠女人三帀鳴指一下
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
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
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
罔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
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
出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

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
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
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
一義二義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
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
外何以教我入門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
過乃問這箇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
識世尊曰也須問過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
常邪世尊不對又問諸法は無常邪亦不對異

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
問皆爲戲論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
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
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
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
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彊說有青黃赤白色吾
將真珠示之便摠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
世尊因輒闍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
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

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
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
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
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
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
曾作舞王乃信受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
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
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
定今日不定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

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
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尊因普眼菩薩欲
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
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
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
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
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推擯出纔拈推
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推不能舉
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世

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
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
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佛袖而去行至中
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
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
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
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竈是見不受
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
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

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
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
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世尊昔欲將諸聖衆往第
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犍
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
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
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
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
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世尊嘗

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
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
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
阿難曰應當如是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
不問無言世尊良以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
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
鞭影而行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
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

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
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
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
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
此問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
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
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
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
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邪帝

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
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
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
處曰此生人道世尊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
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問此生何處耆婆罔知
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
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
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
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

仙人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
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
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
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世尊因
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
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
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
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遍如來
世尊乃謂文殊曰往往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

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
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
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
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
五百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
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
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世尊因地布髮
掩泥獻花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
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

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挿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
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世尊因七賢女遊死陀
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
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
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
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
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
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
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

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
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世尊因調達
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
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
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
大師豈有入地獄分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
有出地獄分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
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
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

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
亦總是佛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
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
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
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
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
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
得聞當時分免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
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商人曰還

聞否曰不聞商人曰莫禪定否曰不禪定曰莫
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嘆曰善哉善哉世尊
覺而不見遂獻白氈兩段世尊在靈山會上拈
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
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
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
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
護持傳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
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
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衆曰汝等善觀
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
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
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
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

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
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
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旣而因共發願願
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
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
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
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
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
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

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
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
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即
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
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
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
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
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
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

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
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
尸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
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
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
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
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倡言比丘諸眷屬離
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倡已
禮衆僧足升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

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
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
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
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倡言法法本來
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倡
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難足山俟慈氏下生即周
孝王五年丙辰歲也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
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
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

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
爲我爲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刹帝父斛飯
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
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
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
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
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
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

城惣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
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
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一日問迦葉
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
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後
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
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尊者般涅槃時願垂
告別尊者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
况復衰老豈堪久長阿闍世王與有有約乃詣

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
不可以聞者曰俟王覺時當為我說時阿闍世
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
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
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失聲號
慟哀感天地即至毗舍離城見尊者在恒河中
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毗舍
離王亦在河側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

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尊者見二國王咸
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為苦悲戀涅
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尊者復念我若偏向一
國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
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
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觀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
者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
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即變疏伽河悉為金
地為其仙衆說諸大法尊者復念先所度脫弟

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地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尊者付法眼藏竟躡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

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

眼化尊者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
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
尋於吒利國得優波耄多以爲給侍因問耄多
曰汝年幾邪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
十七邪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邪心白邪者曰
我但髮白非心白耳耄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
七也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乃
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授
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

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
法非心法說偈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
後於三昧中見弟子耄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
慢尊者乃徃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
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
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
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耄多
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各持一幡迎
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毘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
多又名烏波毘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
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
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
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
珞縻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
爲華鬘更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
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
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

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
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
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
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
向曰若因地倒地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
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
者告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媿害否
波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
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

鬻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
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有劣弱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
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
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
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
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
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
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

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
種即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
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
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
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
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
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
塔供養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

此云通真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
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
流後遇翅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
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
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聞師說已歡
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
爲真法味能度諸有緣翅多尊者亦說偈曰我
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
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

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
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
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
殊塗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
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
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
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今我解脫者即度
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
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

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為吾嗣乃入城於闍闐間

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等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

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
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
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
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
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
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
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于上級即襄王十
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
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閤或吟或嘯人謂之狂
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
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
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
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
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需
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
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

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
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
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
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
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
全身即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
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教既

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
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
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
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
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
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
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
最道者祖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

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
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
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
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
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
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馱承師付
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為第八法化衆
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佛陀難提即現神變却
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即景王

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既
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
攜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麴胎六十歲因號
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為法器今遇
尊者可令出家祖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
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
既而祖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
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

真寶法非真亦非偽祖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
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于
那爛陀寺即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時
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
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左右未
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
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
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

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荅曰我
心非徃祖曰汝何處住荅曰我心非止祖曰汝
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
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
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
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知
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
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

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
械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即貞王二十二
年己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
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
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
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
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
是木義祖問木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

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
皈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
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
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
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
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
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
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
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即現

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闕全身即安王十
四年戊戌歲也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
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旣受法
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
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
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
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
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

有魔來與吾較觮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
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
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於座魔事隨
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螭螟潛形座下祖以
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
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
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
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
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

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
即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
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
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
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倡言隱顯
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
付囑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
然後示滅四衆以負體藏之龍龕即顯王三十
七年甲午歲也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
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
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
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
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
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即入彼
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
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
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

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陰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

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倡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焉即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逸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

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
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
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
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
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
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
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
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
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

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
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爲剃
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衆作大
幻術衆皆宗仰祖悉爲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
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
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
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
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
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

以葬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
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
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蒲鉢水置於座前
尊者觀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
即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
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
聲色也祖旣得法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
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

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
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
家長者延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
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
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
長者年多少荅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
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
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
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

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
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
計之旣久祖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
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
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
欲得佛祖曰我酌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
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旣不得云何言得
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
彼辭旣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

提婆彼旣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
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
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
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入奮
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
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
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
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

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
語已領諸學衆汴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
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
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
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
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
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
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
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

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
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
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
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
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
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
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
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
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

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
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
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難
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
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
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
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
佛者即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
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

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
百餘年世界丘壑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
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
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
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
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
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
衆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笈城寶莊嚴王之子

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失子即擴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至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

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

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
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授
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
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
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
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
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
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
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

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
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
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
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
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
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
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
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

父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
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
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
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
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
已躡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
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
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

也昔爲自在天人

欲界第六天

見菩薩瓔珞忽起愛

心墮生忉利

欲界第二天

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

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

色界以根利故善說法要

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

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

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

家父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

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

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

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勢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

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

此云偏行

常一食不

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

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

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舍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况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

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

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試其真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旣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

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
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
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
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
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
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
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
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
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

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祖付法已踊身高半
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爰請復坐跏趺而逝
荼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
也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
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
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向佛乘勤行精進
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

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
祖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祖即爲王廣說
塔之所因塔阿育王造者此不繁錄今之出現主福力之所
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
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
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
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
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
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

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
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
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
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
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己即辭得度比丘往月
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祖曰我
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白一羊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
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
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

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旣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衆相隨鶴勒那問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

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常感羣鶴戀慕故名耳

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鬼忽然而壞由是

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
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
海崇信佛道祖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
服拜祖王問曰此何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
吾昔曾爲說法故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
王曰日月國土摠有多少祖曰子釋迦佛所化
世界各有百億迷靈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
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
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旣

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
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
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
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
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
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
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
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
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

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

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排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

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觀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

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即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以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

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
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
衆又自秉劔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
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
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怯於頭
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
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大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
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即爲
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賢集
及寶林傳遂以師

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二十年乙卯
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
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
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
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
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
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
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

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
義祖曰汝旣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
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
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
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
旣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
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面北合
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
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

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
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
爲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
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
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授具後六十載德勝即
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
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
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
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

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
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
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
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
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
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
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
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
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

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
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
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
眼藏普濟群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
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
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
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
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
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

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
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
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
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
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
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
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
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

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
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
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
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
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謂王曰
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
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
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
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即答曰汝行何緩或曰何

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
而出見纓絡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
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君師演摩訶般若我
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又謂王
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
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
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
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
物方便呼爲智祖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

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
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
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
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
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
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
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

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
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
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
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
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旣辨此
已卽知是珠旣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
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
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
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

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
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
高曰於諸物中又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
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以時
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
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樞前入定經七日而出
乃求出家旣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
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
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

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
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
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
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祖因東印度國
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
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
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

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
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
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旣而尊者謂曰
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
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旣
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
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
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
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

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
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
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
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
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
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識曰心
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
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却

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識

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

街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識

佛教隆替

事具寶林傳
及聖曹集

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

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
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
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
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
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

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
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
徒衆甚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况
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
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
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
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
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
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

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
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
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旣不定即非實相
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
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
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
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
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
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

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
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
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
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
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
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
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
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
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

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
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
證波羅提聞祖辯拏即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
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
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洪學
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
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
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祖曰
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

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
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
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
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
一賢者荅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
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
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
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
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

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
者聞之即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
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
者荅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
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
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
得祖曰得既非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
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
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荅曰

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
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
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
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
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旣而六衆咸誓歸依由
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
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
陷于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
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

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
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即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
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
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
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
衆聞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
慈命即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
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
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

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
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
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
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
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
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
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
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
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

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
雲而至愕然忘其問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
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
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
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
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
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
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
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

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
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
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
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
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
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
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
旬時宗勝旣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
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

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
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
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
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
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
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
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
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踈怠不以成竒智諸

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
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
人提曰我所出家即婆羅寺烏沙婆三藏爲受
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
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
正忘我尊叔遽教近臣特加迎請祖即隨使而
至爲王懺悔徃非王聞規誡泣謝于祖又詔宗
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
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

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
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
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
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
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
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
至再命必來良以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
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
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

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
救祖即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
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為令王免苦祖
即令太子為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為懺悔
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緣熟
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
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
九即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
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

事畢早回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
至海壖祖汎重溷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
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
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

迎請

舊板年甲差誤今依法記宋嵩禪師正宗記前後

唱續

改云

十月一

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
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
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
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

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
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
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
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當魏孝
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
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
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
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
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

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叅承祖常端坐面壁莫
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
饑布髮掩泥投崖餉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
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
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
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
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
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
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

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
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
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
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
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
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
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
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
尼惣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

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
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
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
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
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
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
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
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
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

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
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
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
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
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
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
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
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

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

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

初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慧可種種說心
內心無端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
性曾未契理祖秘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
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
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
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佛乘

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

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

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

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分過量通佛心分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術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術之曰未審何人第一爲師除得

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術之曰師苦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術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避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

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
端居而逝即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
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
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嶺
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
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墳唯空棺一隻革
履存焉舉朝為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
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為信道者竊在
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

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
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年號依紀
年通譜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屈詔命
祖竟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
于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墳如南史普通八年
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祖以
十月至梁蓋祖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
即位未幾為爾朱榮所弑乃立孝莊帝由是魏
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分割為東西
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宋雲之還
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十年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
有孝莊令啓墳之說乎按唐史云後魏未有僧
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
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錄也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

汝其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

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
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
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
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
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
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
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
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

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
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
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
師既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
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
按年代正在於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
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
付囑已即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皈
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

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斯音役
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
何關汝事又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
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
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
謗于邑宰翟仲侃翟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
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葬
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
來空未了應須償債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
師為甚麼得償債去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
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無語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元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
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
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
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
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
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

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
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
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
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
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
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為四衆廣宣心要訖於
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
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

塔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
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
順逆遠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
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
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
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
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望見不用求真

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
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
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
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
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道遙絕惱繫念
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
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

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
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
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
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何有爾究竟
窮極不存執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
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
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
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
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志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
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
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
蘄州廣濟縣生而起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
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

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
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
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
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
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
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
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
是佛性祖曰汝無姓邪荅曰性空故無祖默識
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

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
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
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
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
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
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卯
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
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
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

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
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
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
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
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
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
塔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
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

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
可遲汝廼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
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
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
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
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
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
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
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

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
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
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
若爲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
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
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
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
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
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

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
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
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
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
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
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
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
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
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

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
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
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
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
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
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
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
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
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即以三鼓入

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
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
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
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
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今以法寶及所
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
曰有情不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旣無種無性
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旣受衣付
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

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
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
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
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雨邁大衆莫知五祖
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
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於是衆
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旣失潛知彼得即共奔逐
五祖旣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
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

十有三建塔于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
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
瑄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
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
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得
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
遂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

士劉志畧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
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
執卷問字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
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
異之告鄉里耆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
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
營緝俾祖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
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
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

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
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造
黃梅之東山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
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
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
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
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
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
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

日邀祖入室微風幡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
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
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
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
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
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
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蒲分戒
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
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

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
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
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
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
歸舊隱即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
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
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後迤
曹溪兩大法兩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
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

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
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
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
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
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
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
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
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
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

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
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
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
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
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
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
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
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
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

不亂若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
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
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
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
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
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但要一
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
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
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

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
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
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
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
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
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
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
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

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
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
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
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
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
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
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溥熟決定
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兩悉

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
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
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
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卧輪有
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
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
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
數起菩提作麼長卧輪非名即住處也祖說法利生經四
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

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曰善
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真
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
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
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衆
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
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
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
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

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殮遇蒲之難楊柳為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

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

磨所傳信衣

西域屈胸布也緝木鷓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為裏

中宗賜

磨衲寶鉢以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

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

索聲僧眾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

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

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於石角村捕得賊人

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蒲汝州梁縣人於洪

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
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
躬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
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親平等
况彼欲求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
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上元元年
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
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
史楊瑊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即歸曹溪

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
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
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為人偷竊皆不遠
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
靈照 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
梗祖之塔廟鞠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
一無所損尋有 制興修功未竟會

太宗皇帝即位留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大尉開府儀同三司柱國江州等處行書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行宮院事康黑公烈萬字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 希顏

靈隱景德禪寺住持 輔良

淨慈報恩禪寺住持 明德 各助刊貳萬字

中天竺萬壽永祚禪寺住持 延俊 助刊壹萬字

靈芝崇福律寺住持 居至 助刊貳阡字

湖州路伏虎道場禪寺住持 懷渭

禪宗大報國禪寺住持 至榮 助刊肆阡字

慧雲慶壽禪寺住持 永福

淞江萬壽禪寺住持 文杲 各刊貳阡字

平江萬壽禪寺住持 妙智

紹興寶林教寺住持 大同

紹興路大能仁寺住持 道梁

天衣禪寺住持 元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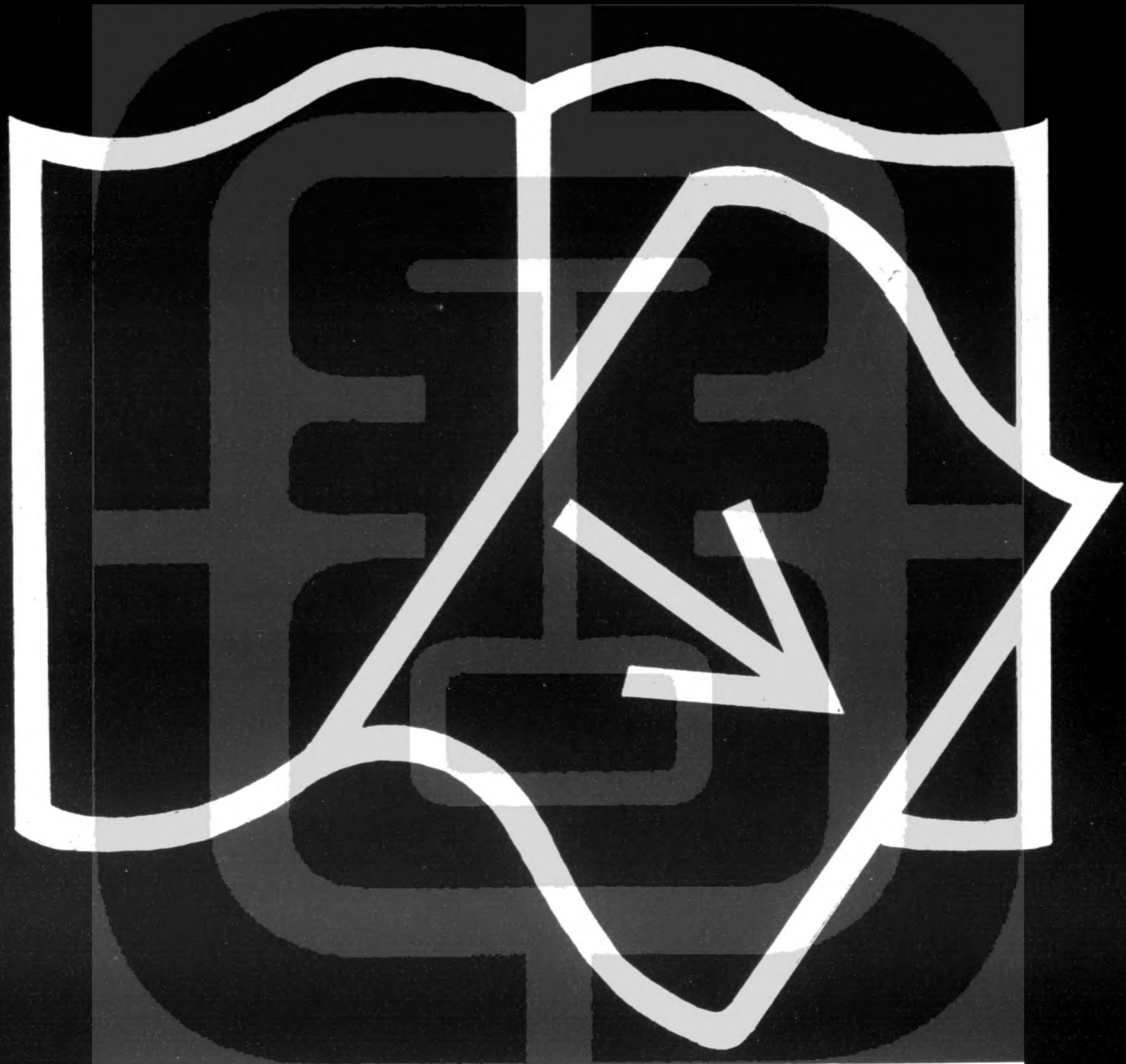
天章禪寺住持 智淳

西陵明化禪寺住持 智信

昭慶律寺住持 清素

延慶禪寺住持 法雷

九巖禪寺住持 淨蓮



缺卷2

雲居禪寺住持

德祥

顯聖禪寺住持

道璿

五燈會元卷第一

